

第一章 進入周府當丫鬢

天豐二十年四月，鹿鳴府，樊縣。

春花穿著簇新的衣褲，和兩排差不多十歲左右的小丫頭一起，跟著牙婆王氏進了周府。

周府是樊縣百年望族，在樊縣極有聲望。

春花來這裡只有兩個原因，一是她家太窮，春花想掙點月錢，或補貼家裡、或做嫁妝都好；二是春花娘嫌自家姑娘性子太野，扔來做幾年活契丫頭，收收性子好嫁人。

春花聽她娘說過，周府祖上出過五品知府，先老太爺還有秀才功名。如今當家的大夫人她爹是別縣的主簿，原先的二夫人是舉人的妹子，真正的詩書人家，門風清正，最是有規矩的地方。

門風清正有規矩，這點春花還沒有深切體會，不過這家真的好大好有錢，院子一重又一重，種著各樣花草樹木，青磚青瓦大紅的柱子，窗戶上一律是白生生的窗紙。

鄉下小丫頭看得驚歎連連，這麼大地方要是改成莊稼地，能養好幾口人。

不知走了幾重院子，春花才跟著王氏在一間大堂停下，大堂的桌子兩邊一左一右坐了兩個光鮮亮麗的少婦。

春花和小姑娘們排成四排站在堂下讓人挑選，為了能留下，春花本分聽人吩咐，讓抬頭就抬頭，讓回話就聲音清楚的有一答一。

大夫人黃氏笑著，手指半低頭的春花笑道：「這丫頭看著就清爽伶俐，正好留在我院子裡跑腿。」

王氏連忙笑著福了福身，「大夫人好眼光，這丫頭確實清爽伶俐，可就是太伶俐了……」王氏露出為難的笑容。

黃氏微微一笑，「怎麼？」

王氏一副豁出去的樣子，有點尷尬的笑道：「都是一個縣裡，知根知底的也不瞞您，這丫頭在家裡也是受爹娘疼愛的，夫人只看她一身周正就知道。只是性子太野，上樹下河的沒個姑娘樣子，她爹娘尋思府上是極有規矩的人家，就想送來做幾年粗使丫頭，好在府裡學些規矩。」

說到這裡王氏又是討好的一笑，「萬不敢到主家面前去，怕野起來衝撞了主人家。」其實是春花娘不放心，怕春花性子太野，衝撞了主家受罰。春花家和牙婆王氏有點淵源，臨走時春花娘還給了王氏幾百錢，想讓王氏走走門路，把春花放到廚房，將來能學幾道拿手菜最好，或者放到針線房，學點裁剪繡花也好，全是窮人家疼女兒的心思。

多少人想去主人家的院子，吃的、穿的、打賞的都不一樣，這個竟然不願意，不過黃氏也不介意，更何況人家那樣的恭維。

「既如此就算了。」

「等等。」二夫人錢氏抬起一隻細白的手。

春花幅度很小地迅速抬頭，瞄了一眼說話的人，容長臉兒、細長眼兒、細腰細脖

子，一身的錦繡很有幾分光彩，就是臉上透出些輕浮的傲然。

春花不過瞄了一眼就立刻低下頭，聽得上邊的人拖著聲音，慢條斯理的說：「這丫頭既然是個性子野的，上的了樹、下的了河，想來是個命火旺的……」

涼涼的調子慢慢拖長，沒有主人想要的威嚴，只讓人渾身不舒服。

「就放到三少爺院子裡做個一等丫頭，也免得人家說我這當後娘的不上心。」

三少爺？春花立刻反應過來是先二夫人的兒子——周清貞。

王氏連忙討好的笑著，「這樣會上樹下河的野丫頭，哪敢到府上的少爺面前做得意人兒，二夫人真是折煞小人們了。」

王氏做了多少年的牙婆，各家各戶的內裡多少都知道些，原先白二夫人還在時，沒聽過什麼傳言，現在卻隱隱約約傳出有關三少爺的事，可傳的都不是什麼好話。早知道這樣，還不如放在大夫人院子裡，王氏心裡暗暗叫苦。

「哼。」冷哼一聲，錢氏傲慢的睨了王氏一眼皮兒，說道：「妳急什麼，周府下人要怎麼安排莫非還得妳說了算？」

王氏輕輕拍了一下自己的嘴，討好賠罪，「瞧這不會說話的，冒犯了二夫人。」

錢氏卻不再理會王氏，只轉頭對著春花慢悠悠的說：「三少爺沒什麼不好，就是刑剋父母、命裡帶煞，親近他的人都遭殃。」

春花第一次聽說這樣的人，不由得愣了愣。

王氏一聽，心裡也是沉了沉。

看到屋裡的人都變了臉色，錢氏輕笑道：「妳和別的丫頭不同，大約是禁得起煞氣。」可能覺得這樣說有些對不住小丫頭，隨後又懶懶的開口，「妳也不必擔心吃虧，大丫頭一個月三百五十文，我這裡再給妳多加五十文算是補償。」

四百文一個月！春花心裡一震，臉上帶出驚喜，眼睛亮閃閃的看向錢氏，又是彎腰又是屈膝，「多謝夫人抬舉，奴婢一定當好差。」

四百文簡直不敢想，一個月四百，一年五吊錢，不比她爹給人當一年長工掙得少，這錢對他們家可重要了，要是幹得好，八年契滿就是四十兩銀子，也足夠她家置上幾畝好地，夠她娘體體面面把她嫁出去。

錢氏輕蔑的看著小丫頭討好不迭，不甚在意地揮揮手，「也是妳的造化。」

王氏領著一干小丫頭去周管事那裡簽好契約、拿了賞錢，這趟差事就算了結了。別的小姑娘被周管事分到各處去打雜，王氏卻憂心忡忡的拉著春花避開人，「春花，妳這丫頭咋這麼不省心！嬸兒還沒來得及……」

王氏的話沒說完，春花只覺得胸膛裡像有煙花炸開，腦子暈乎乎地，整個人好像伏在雲團上，找不到自己腿腳在哪裡，喜得分不清自己身在何方。

「嬸兒，妳掐我一把，一個月四百文，四百文啊！我沒作夢吧？」她爹累死累活給人當長工，一年才賺多少。

王氏看著春花樂的找不到北的樣子，輕輕在她胳膊上擰了一下，「妳這丫頭就知道錢，妳可知道那三少爺……」

就知道錢又怎麼了，他們家去年買了兩畝水田，到現在還有四兩銀子的饑荒。春花笑嘻嘻的抱住她的胳膊，「孀兒，我知道——」她瞧著左右無人，踮起腳在王氏耳邊低語，「不就是後娘嫌棄前房的兒子，我不多事。衝著一年五吊錢我勤快就行。再說就算有了後娘就有後爹，這不還有奶奶嗎？可沒聽說有了後娘還有後奶奶的。」

「妳這鬼丫頭。」王氏嗔了一聲，伸出食指點點春花的腦門，低聲道：「哪有那麼簡單，要是老夫人肯上心，二夫人敢當眾說三少爺刑剋父母，命裡帶煞？」也是哦，不過這念頭只在春花心裡一閃，她現在滿腦子都是四百文，四百文……窮人家的孩子早懂事，春花太明白這錢有多重要。

「好了，孀兒放心吧，我是給人做奴婢的，老老實實幹活就行，別的事也不是我一個小丫鬢能管的。芍藥姊姊還等著領我認路呢，我先走了。」春花說完，轉身去剛才的屋子找人。

王氏看著春花輕快的背影歎了一口氣，捏捏荷包裡的兩百文到底還是去找了周管事，這是春花娘托她給春花走門路用的，雖然用不上了，但托周管事暗地裡照應一二也好。

芍藥一張粉白的瓜子臉，眉眼平常，不過勝在青春正好，倒也生出幾分顏色，只是顴骨略有點尖薄。

她領著春花左拐右拐，進了一處院子，「這是府裡的廚房。」一邊說一邊朝右手邊那排屋子揚聲，「吳嬤嬤在嗎？」

「在呢，是芍藥姑娘來了，可是二夫人有什麼吩咐？」屋裡走出一個笑吟吟、四十多歲的婦人，雖然是廚房的，身上卻沒有一絲煙火氣，乾淨周正。

芍藥臉上也掛起幾分笑容，指著春花說：「夫人沒什麼吩咐，她叫春花，派給三少爺的丫頭，以後她來廚房領三少爺的分例。」

「吳嬤嬤好。」春花趕緊彎腰問好。

「哦……」吳嬤嬤斂起笑容，上下掃了春花一眼，道：「行了。」

芍藥臉上笑容多了些許，「我還要帶著她去認別的地方，不打擾吳嬤嬤。」

「姑娘辛苦了。」吳嬤嬤笑著回了一句。

大小廚房都打過照面，芍藥領著春花去另一處院子，一路上邊走邊交代。

「吳嬤嬤是小廚房的管事，只管主子們吃喝，每天都是排好的飯菜，要是想吃點別的一一」芍藥停下，略側過身意味不明地看看春花，接著說：「只要提前拿錢來就行。」

原來這地方還像飯館一樣賣菜，春花點點頭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多謝姊姊提點。」

嗤，又傻又土，芍藥轉過身繼續走。

離廚房不遠處是漿洗院，裡邊晾著滿滿當當的衣服，院子裡有好幾個婦人忙碌著，有人在洗、有人在漿，還有婦人拿著火斗熨衣服。

春花聽芍藥和院子裡管事的陳嬤嬤交代完，順便問了一句，「有三少爺漿洗好的衣裳沒有？我順帶捎回去。」

陳嬾嬾嘴角掛點輕蔑，回頭用嘴努了努遠處牆角裡泡著的一團衣服，「老夫人院裡的衣裳還沒洗完，三少爺且耐心等等。」

春花走過去探頭一看，也不知泡了多久，水面上有一層浮灰和幾片樹葉，露出水面的衣角被風吹乾，留下僵硬的印記和淺灰。

見狀，春花抿了抿嘴，對三少爺的處境有了初步體會。

跟著芍藥一路往西北，穿過一個有假山、池塘和戲臺子的大花園，到了最西北角，芍藥停下腳步，用手指了指前邊說道：「那個就是三少爺的院子。」

春花瞪大眼睛，這麼小？這麼……破。當然這個破是相對周府其他的院子而言，有些脫漆的木門，風吹雨淋斑駁的院牆，但最主要的是，很小！

「夫人嫁過來一年多都沒有動靜，找了師傅算，說是三少爺煞氣太重妨礙夫人，因此老夫人讓三少爺搬到這裡避開夫人。」春花的神色太明顯，芍藥好心的解釋了一番。

「大丫頭主要是幹麼？」春花問道。

芍藥說了一路，就是沒說春花每天該做些什麼。

「按周府的規矩，分了院子的少爺，有一個奶娘、一個大丫頭、兩個小丫頭。可三少爺煞氣太重，近身伺候的不是崴了腳就是丟東西，甚至家裡人也不得安生，他上一個大丫頭家裡好端端的，侄子卻是說沒就沒了，到現在沒一個願意來伺候。」

芍藥轉過身對著她安慰，「好在三少爺院子小，妳一個人也沒誰壓著妳，只要管著三少爺吃穿就行……」她停下，又意味深遠的在春花臉上掃了一眼，「少爺的錢財也是大丫頭管。」

難道我還能貪了不成？春花腹誹，原來是一個人做四個人的活。

芍藥並沒有領春花進三少爺的院子，交代完就轉身走了，彷彿多待一會就能沾上晦氣。

春花在原地站了一會，走過去推開脫漆的木門。這是一個極小的院子，正對院門普通的三間瓦房，房子離院門大概六七步，院子裡光禿禿的，只在牆角靠著笤帚、掃帚之類。

春花走進院子左右看了看，地上有掃帚劃拉過的痕跡，說不上乾淨但確實打掃過，院子裡靜悄悄的沒有一絲聲音，三間房門都虛掩著。

春花站了一會，決定先去看看西屋，正房肯定是主人住的，東屋說不定是三少爺的書房——聽說大戶人家的少爺都有書房。

「咯吱」一聲，春花推開西屋的門，撲面而來的是一股陳腐的霉氣。

這竟然是一間廚房，不過鍋灶、案板、地面，甚至灶下的柴火上都鋪了一層厚灰。看著這冰鍋冷灶，似乎幾年都沒進過人的樣子，春花扭身去了東屋，伸開胳膊「匡噹」一聲直接推開。

這一間是臥房，正對門是一張通炕，上頭擺著兩張炕櫃，炕東頭有一張薑黃色四

方桌、兩把高背椅，窗下有一個臉盆架並一個銅盆。

春花舒了一口氣，雖然也落了一層灰但好歹能住人，挽起袖子，春花先把兩把椅子搬到院外，從炕櫃裡翻出被褥晾曬。

把盆架上的布巾扯下來當抹布，看著一滴水都沒有，乾的咯噠響的銅盆，春花才明白兩個小丫頭是真的很有必要，否則沒人抬水回來。

掃牆、掃炕、擦桌椅門窗，一趟趟端水回來，饒是春花麻利能幹，將一間屋子收拾乾淨也累得直喘氣，聽到肚子咕嚕作響，才想起她要去廚房拿飯。

周府和鄉下不一樣，一天三頓飯，看日頭這會都有些晚了，春花顧不得去想三少爺為什麼沒回來，拔腿就往廚房跑。

一路衝到廚房，春花才停下來想怎麼解釋來晚了，要是過點廚房不給飯怎麼辦？自己餓一頓倒沒什麼，可是總不能讓三少爺跟著挨餓。

然而不等春花想好，她就聽到廚房裡傳來吳嬾嬾不滿的聲音，「三少爺不是老奴說你，咱們周府百年傳家，哪有少爺親自來提飯的？前些日子你院裡沒人沒法子，今天二夫人給你派了丫頭，怎麼三少爺還巴巴的過來？好似幾輩子沒吃過飯，丟了周府的體面。」

這就是極有規矩的周府？春花皺了皺鼻子，心道：一個下人敢教訓少爺，這算哪門子的規矩？

春花左右瞄瞄想避一下，免得撞到三少爺讓他臉上難看，可惜院子裡有兩個小丫頭正守著水井洗碗碟，那麼幾大盆怕是一時半會洗不完。

想了想，春花索性清朗揚聲，「吳嬾嬾，我來給三少爺取飯，來晚了，妳打我吧。」一邊說一邊走到廚房門口，卻看到一個細瘦的男孩，穿著不合時宜的綢袍背對屋門，站在吳嬾嬾面前。

那男孩也就是三少爺，聽到春花的聲音，一言不發地轉身，目光平平從春花身邊經過，看都沒看春花一眼就自己走了。

春花還好奇的盯著周清貞的背影看，這就是自己要伺候的少爺？

「還不進來，是準備午飯、晚飯一次拿？」廚房裡吳嬾嬾冷著臉訓斥道。

轉頭換上一張笑嘻嘻模樣，春花彎腰道歉，「是我錯了，下次一定不給吳嬾嬾添麻煩。」

小丫鬢的命大丫鬢的錢，倒是便宜這丫頭了，吳嬾嬾一邊想，一邊轉身走到最裡邊的案板旁——廚房很大，一排好幾個案板，吳嬾嬾拿起兩盤菜放進食盒，又裝了一碗米飯、一盅湯就算好了。

春花在後邊探頭探腦地看，這就沒了？那小碗有她娘拳頭大，要是順子至少得三碗。

「吳嬾嬾，能不能多來些米飯，這不夠吃。」春花揚起笑臉道。

吳嬾嬾沉著臉，又給多裝了一碗米飯。

已經餓著別人了可不能更晚，領了飯食，春花拎著兩個食盒，一路平穩的小碎步急走，像一陣小風刮回小院，進院門時恰好趕上周清貞走到正屋前，抬手準備推門。

春花想起似乎都是丫鬟給打簾子，便拎著食盒急匆匆走過去，「三少爺，我來。」周清貞頓了頓收回手，側身讓到一邊。

春花走到門前才發現兩隻手都占著，用肩膀推？但這門看起來好久沒擦的樣子，木格上全是落灰，略一猶豫，她提腳輕輕的踢開。

用腳開門……周清貞默然的走進去站到一旁。

春花顧不上打量這屋子的情況，把兩個食盒放到桌上，甩甩手、抹了把汗，她打開黑底描花的食盒，把周清貞的飯菜一一擺好，然後走過去，猶豫了一下彎腰說道：「三少爺請吃飯。」

有錢人家應該都是這樣講吧，春花心底琢磨著。

周清貞還是沒看春花一眼，走到盆架旁，用還有些濕意的毛巾擦了擦手，坐到桌旁拿起筷子。

春花看著小孩不緊不慢的動作，想著既然拿了人家的錢，還是要打聽打聽這少爺到底該怎麼伺候。心裡想著，春花也走到桌旁，準備提自己的食盒回屋吃飯。

「等等！」春花突然叫道。

周清貞準備夾菜的手忽地定住，然後慢慢的放下筷子，漠然起身站到一旁。

剛才著急沒看清，這會看清了，春花滿肚子火氣，一盤紅燒肉沒幾塊肉也就算了，盤子上竟然結了一層板油，一盤炒油菜沒精打采的耷拉在碟子裡，上面也裹了細碎的白油。

就算鄉下人不講究，也不能吃結住的板油。

春花挽起袖子，「等等很快就好。」說完急匆匆出屋去了西間。

周清貞在一旁挺直身體、抿緊嘴唇，一臉漠然的看著窗戶外，似乎對春花的一切都漠不關心。

廚房裡的陳灰一時半會打理不清，春花提著水桶，一陣風似的跑出院子，過一會兒便提了半桶水搖搖晃晃的回來，如此來回幾次，把一口鐵鍋洗了兩三遍，才點起柴火把兩道菜都熱了一遍。

「吃吧。」春花擺好菜，提起自己的食盒，又說了一句，「奴婢叫劉春花，是二夫人派給三少爺的大丫頭。」

周清貞好似沒有聽到，坐下後逕自拿起筷子吃飯。

他不吭聲，春花也不強求，提著食盒就回了自己屋裡吃飯。椅子還在外邊晾被褥，她只好把四方桌拉到炕前，一打開食盒，忙了半天的春花臉上露出真心的笑容，一盤子肉沫燴豆腐、一碗菠菜蛋花湯、兩個白生生的大饅頭。

春花坐上炕沿，拿起饅頭放到鼻前陶醉的聞了聞，一股香甜的味道竄入鼻腔。這麼白的細麵饅頭，她家一年到頭也難得吃上兩次。春花心裡有些可惜，要是順子也能吃到該多好。

咬一口饅頭，算著自己在這裡幹八年能掙下的錢，春花邊吃邊樂，將近四十兩，她能買好幾畝地！春花想，千萬不能丟了這大丫頭的活，他們家要翻身就靠這個了。

吃完飯後再回正房，周清貞不知去了哪裡，春花麻利的把碗碟收進食盒送回廚

房，再回來便挽起袖子開始打掃西間的灶房。
他們離廚房太遠，這小灶房怕是要常用來熱飯。

周清貞站在學堂外，正午的太陽無比曬人，他卻穿著春秋的厚夾袍，額頭的汗珠滑過臉頰，有些刺痛，身上密密麻麻地滲出許多汗水，好像爬了一身螞蟻，又癢又難受。

不過最讓人無法忽略的是因為遲到，被先生用戒尺打了五板子的左手，這會兒一跳一跳的疼。

站在明晃晃的太陽下，全身躁熱刺癢，左手更是火辣辣的疼，周清貞卻依然一臉淡漠的罰站，好像那些難受都不是自己的。

他沉沉的目光平視前方，心想這大概是繼母的新把戲，派個丫鬟來攪和自己讀書的事，要不是她收拾廚房，「好心」的熱飯，自己也不會遲到，可是……想想那丫鬟一陣風似的跑進跑出，其實她已經盡力趕時間了。

周清貞回憶了一下中午的飯食，有多久沒吃過熱飯熱菜了？而且這是大半年來第一次能正常吃飽。想起那兩碗米飯，周清貞漠然的臉色融化了一瞬，肯定是她特意多要了一碗。

想著她用腳開門，想著她不倫不類的彎腰，周清貞覺得她還是把自己當少爺看的，只是不像府裡別的丫頭那樣規矩體面。

錢氏派她來到底打的什麼主意？周清貞心裡像壓了一塊石頭。

錢氏到底打的什麼主意，只有錢氏自己知道，春花倒是沒有一點懷疑，不是說三少爺煞氣重，自己命火旺，能抗住嗎？

西間的灶房怕是好幾年沒用過，春花先是站在椅子上舉著掃帚，把房頂牆壁的灰塵、蛛網清掃一通，又吭哧吭哧從花園的井裡提水洗刷，將房頂、牆壁、灶臺、地面，連同案板、盆碗、油鹽罐都洗了。

春花站在椅子上，大半個身體探進水甕，高高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截細長的胳膊，手裡拿著抹布「嘿啣嘿啣」刷的起勁。

要論幹活，放眼安樂村，哪個丫頭小子都不及春花。

「咯吱」一聲，周清貞下學回來推開院門，眼角的餘光便瞥見一個從西間蹦出的髒丫頭，羊角辮毛躁不說，還沾了很多灰塵，臉上東一道、西一抹的灰泥印子，衣服皺了、褲腳濕了，不過笑容很明媚，一雙眼睛亮閃閃的。

「三少爺回來了。」春花笑著打招呼，然後抬頭看了一下日頭，說：「還有一會才到晚飯時間，你先等等，奴婢收拾好灶房就來伺候。」

周清貞依然恍若未聞，目光平平直視前方，一臉漠然的進了自己的屋子。

怪人！春花斜挑起一邊眉毛。不過有什麼關係，四百文啊四百文，她心情很好的繼續轉身收拾。

說是繼續收拾，其實灶房已經收拾的很乾淨，清爽的牆壁、明淨的水甕，鍋碗、

瓢盆、案板帶灶臺一塵不染，連柴火堆也收拾的整整齊齊。

春花滿意的給自己打了一盆水洗臉、紮辮子，收拾的清清爽爽去正屋伺候三少爺，不過到底該怎麼伺候呢？沒做過丫鬟的春花有些疑慮。

春花走進正屋，對著坐在椅子上的周清貞鞠了一躬，抬頭誠懇的說：「三少爺，奴婢沒做過丫鬟，還請你多包涵，現在奴婢該怎麼伺候你呢？」

周清貞仍是一臉漠然的坐著。

「是不是該給你倒杯茶？」春花恍然大悟，「你等著啊。」說完轉身匆匆出了屋子。

周清貞微微轉了轉眼睛，看到春花急匆匆離去的背影。

燒好水，春花回到正屋提起桌上的茶壺，問道：「三少爺，茶葉呢？」

一直坐著沒動的周清貞，繼續目光平平地看向屋外一言不發。

春花等了等，周清貞漠然不動，春花看著少爺眨眨眼，周清貞目視門外，神色不變。

春花又等了等……最後麻利的提走茶壺，到灶房裝一壺白水，進來給他倒一杯，「有點燙，等會涼了就可以喝。」她一邊說話，一邊小心的把茶杯放到周清貞手邊，忽然她聞到一股子臭味，不濃，但是近了很明顯。

這是有多久沒洗澡啊，春花略一抬頭發現，周清貞的沖天辮雖然紮的像模像樣，頭髮卻很髒，都能看出髮絲上的汗垢。

「你等等，我幫你燒水洗頭。」春花撂下一句話轉身就走。天哪，她弟弟都沒這麼髒過。

周清貞紋風不動，也不是不動，其實他心裡說了一句，要自稱奴婢，不然會被管事嬖嬖責罰。

春花是個麻利的，不一會就準備了一大盆氤氳的熱水進來，「三少爺，你們平常用什麼洗頭？」

已經準備起身的周清貞，聽到春花的問話又坐下了，一臉漠然。

春花看著一動不動、面無表情的周清貞眨了眨眼，真夠怪的，啞巴？不大的屋子一時安靜下來，少爺漠然的看向屋外，丫鬟好奇的盯著少爺。

周清貞本來就是個穩重的性子，經過這兩年的摧殘變得更加沉默，春花就不行了，不過一會便轉身出去自己想辦法。

他們家都是用草木灰洗頭，給三少爺用怕是不行，再說要是去廚房要草木灰……春花下意識覺得，最好不要讓人知道三少爺用草木灰洗頭。

但這些都是小事，春花腳下不停，心裡很快有了主意。她蹭蹭跑到花園，這花園的草木養的很好，鬱鬱蔥蔥的，她臉上帶些輕快的笑容，找到一棵青翠的柏樹掐了些葉子。

柏樹在村裡是個稀罕物，春花記得有一年她去外婆家，外婆給她熬柏樹葉洗頭，那感覺……

「妳是哪裡的，幹麼呢？」

突兀的一聲打斷春花甜美的回憶，她連忙轉頭看到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，腰身

是老年人特有的鬆弛軟胖，半舊的布衣布裙，這會正皺著眉頭趕過來。

春花鞠了一躬，漾起笑臉，「我是三少爺的大丫頭，掐點柏葉準備熬水洗頭，不知道這位嬾嬾怎麼稱呼。」沒說誰要洗頭。

老婦人慢下腳步，神色有幾分複雜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春花，開口道：「府裡管事的才能稱呼一聲嬾嬾，我不過是園子裡掃地的，妳叫我一聲劉婆婆子就行。」

「劉婆婆好。」春花又鞠了一躬笑著說：「好巧，我也姓劉，劉婆婆叫我一聲春花就好。」

這丫頭笑起來可真好，劉婆婆子心裡暗想，嘴上說道：「妳才來不知道，府裡每月初都有分例，這時候卻是沒法子，只能用這個湊合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自己上手掐了幾把柏葉，「園子裡這些花呀草的可不能亂動。」

「謝謝劉婆婆，婆婆人真好。」春花笑嘻嘻把劉婆婆子給的柏葉合攏好，轉身離去。劉婆婆子看著春花輕快的背影卻想起往事，老太爺還在世的時候，三少爺是多聰明、多矜貴的小少爺，滿府裡誰不高看奉承，便是大少爺、二少爺都一律靠邊，如今卻……

劉婆婆子想喊住春花，告訴她三少爺是個好的，要用心伺候，可嘴巴張了幾次最後也沒能出聲，怔怔看著春花出了院門。

第二章 三少爺的處境

熬好一鍋柏葉水，春花給周清貞解了沖天辮，別好衣領，「來，彎腰，我幫你洗頭髮。」

周清貞全程表情漠然，看著氤氳的水盆不動。

春花笑著哄勸，「別怕，奴婢在家裡常幫弟弟洗頭。」

周清貞恍若未聞，還是看著水盆的熱氣。

是怕燙嗎？春花把手在水裡攪了攪，告訴他，「不燙，過來啊。」

周清貞終於走過去在盆架前彎下腰，把頭懸空在水盆上方。

「兩隻手扶著盆沿，這樣腰才不累。」

周清貞聽話地抬起右手輕輕扶住盆沿。

春花一手輕盈的按著他的後頸，一手舀一瓢水，「閉上眼睛，小心水流到眼裡。」

氤氳的熱氣熏蒸雙目，周清貞慢慢閉上眼睛，一瓢溫熱的水從頭上流下來，他的眼睛越閉越緊。

春花覺得三少爺挺乖的，她弟弟每次洗頭都要折騰，不過春花也發現這位少爺真的很髒，順著衣領，她可以看到脖頸下邊黑漆漆的垢痂，大概每天只洗臉和脖子。春花想不明白，自己沒來時他是怎麼一個人提水梳洗的，畢竟廚房裡的水桶不像用過的樣子，想想也是可憐，好端端的一個少爺卻連洗澡都沒人管，不過這會沒時間給他弄洗澡水，該去取晚飯了。

春花擰乾毛巾，再幫周清貞擦擦頭髮，叮囑他，「你在這裡等著不要往屋外跑，小心吃了野風著涼，我去……」

說著，春花頓了頓，心裡怪自己，怎麼總是不小心把他當順子？雖然和順子差不多大小，但明顯比順子高多了，都超過自己下巴頰了。

「奴婢去給少爺取飯。」春花乾淨俐落的改口，把毛巾折好搭在盆架上，風風火火的走了。

屋裡只剩下周清貞，他站了一會，摸摸自己濕軟柔順的頭髮，還散發著松柏的香味，估計了一下小丫鬟的腳程，周清貞轉身去小套間也是他的臥室，從褥子底下拿出一本《論語》默默的翻開。

春花拎著晚飯回來，發現那位三少爺還是坐在椅子上動不動，她邊擺飯邊說：「吃完飯奴婢給你燒些熱水洗澡。」

春花想了想，發現自己還兼著奶娘的事兒！

不，她拒絕給到自己下巴頰的男孩洗澡。

「你會自己洗吧？」春花疑惑的回頭，看站到一邊等自己擺飯的少爺，「就是這樣……」

她放下食盒裡的碗筷，轉向周清貞做示範。抬起右胳膊過肩手向後，左胳膊向下背到腰後，兩隻手做了個拉扯的動作，說：「就這樣，會嗎？」

會，周清貞在心裡回答，不過面上依然像是沒看到春花的樣子，先去水盆洗手然後仔細擦乾淨。

春花跟著周清貞轉來轉去，「你這麼大了，讓個女孩幫你洗澡多害臊……」

府裡的少爺都是丫鬟伺候洗澡，周清貞在心裡說。

「你也不想我看到你光身子吧……」春花曉之以情。

周清貞一臉漠然，繞過春花，坐到桌旁準備吃飯。

春花跟上去繼續哄勸，「三少爺看著就是聰明能幹的樣子，自己洗澡肯定沒問題！」

這明顯是哄小孩的語氣……周清貞一副屋裡只有他一個人的樣子，右手執筷，左手端起粥碗緩緩送到嘴邊，忽然橫空伸出一隻手，握住他的左手腕，耳邊傳來春花吃驚的聲音——

「你的手怎麼了？」

春花取下周清貞手裡的粥碗，把他的手拉到眼前展開一看，頓時心疼了一瞬，原本細瘦的手掌現在紅通通的，腫的老高。

春花輕輕的用手指摸了摸，有些熱燙。這種溫度，她能想出那種火辣辣的疼，這麼疼，他卻從頭到尾一聲不吭，沒娘的孩子真可憐，想著，她鼻子不由得一酸。

「你等著！」春花放開周清貞的手，急匆匆出了屋門，一晃眼就跑得不見影了。周清貞看著空落落的院門，心想，這大概就是繼母的意思吧，找一個衝動的瘋丫頭，惹了禍可以藉口罰他。

別人都是主子犯錯，伺候的人受罰，但是周清貞相信，錢氏一定會以他管教不力罰他。

漠然的收回目光，周清貞重新端起碗，緩緩用飯。

誰打的三少爺，二夫人？大戶人家都有很好的膏藥吧，可惜不能去要，春花一頭衝到廚房，周清貞一碗稀飯沒喝完，春花又一陣風般地衝回來。

「等會再吃。」奪下周清貞的碗拉過他的手，「奴婢到廚房要了點香油。」一邊

說，一邊把端回來的小碗放到桌上，一隻手握著周清貞的左手攤平，另伸出食指在油碗裡蘸了點香油。

春花把周清貞的手拉到自己面前，低頭微微吹了吹，再把香油輕輕的抹在周清貞的手掌上。

「我弟弟小時候磕了碰了，只要沒破皮，我娘就會給他抹點香油，很快就能消腫。」周清貞先瞄了一眼桌上的香油碗，只在碗底有點香油，小丫鬟去求人了吧。抬眼看向小丫鬟，只見她垂下的睫毛又長又翹，一臉認真的給自己塗抹香油，神態裡還有幾許心疼。

周清貞垂下眼，看著自己被握住的手掌，小丫鬟的食指沾著香油，小心翼翼的滑過自己掌心，輕輕地像三月的春風，耳邊是她殷殷的叮囑。

「你要聰明些，別往人前去，免得人家看你不舒服，見人要有禮貌，嘴甜些，總能多討些喜愛……」

周清貞靜默的看著自己手掌上、那根輕輕移動的手指，對小丫鬟的話恍若未聞。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春花被叫到二夫人屋裡，錢氏懶洋洋的坐在鏡臺前，由著兩個大丫鬟伺候梳妝。

衝著四百文，春花認真的鞠了一躬，「二夫人好。」

正拿著一根金釵在錢氏頭上比來比去的芍藥，「噗嗤」一聲笑了，「哪有這樣行禮的？薔薇妳教教她。」

薔薇手裡舉著鏡子在錢氏腦後照，是個長得圓臉圓眼，看著有些富態的大丫鬟。她笑著放下鏡子，走到春花身旁，「妳看，這樣道萬福。」只見她雙手疊於腰前，右手蓋左手手心向內，屈膝同時微微俯身。

春花笑嘻嘻的對她做了一個，「謝謝薔薇姊姊。」

「這丫頭嘴可真甜，人也聰明，還是夫人會選人。」薔薇笑著走回錢氏身旁。

錢氏伸出手搭在芍藥胳膊上，懶懶的起身，「走吧，跟我去見見老夫人。」

薔薇快走幾步掀起簾子，芍藥扶著錢氏徑直出去，春花猶豫了下跟在身後。

老夫人的院子在周府的中軸線上，是座三進的院子，兩邊抄手遊廊，廊下掛著些黃鶯畫眉之類，最奇妙的還有一隻黑鷓鴣，有人過來便伸脖展翅的叫「萬福、萬福」。

院子裡也是花木扶疏，穿過花廳還有一缸紅的、黑的、金的大肚泡眼魚，那魚的尾巴跟一把輕紗似的拖在身後。

春花算是開了眼界，一路走來，處處畫梁雕棟、色彩斑斕，簡直就像神仙住的地方，將來一定要跟娘說說，讓娘也聽著樂呵樂呵。

等進了老夫人的屋子，錢氏一改懶洋洋的樣子，一臉俏麗的笑容，「兒媳給婆婆請安。」

春花也老實的跟在最後行禮，老夫人的屋子也讓春花大開眼界，一個五十多歲的清瘦老太太，一打眼兒好像要給人挑刺似的，周圍圍了一圈年輕漂亮的姑娘，或

坐、或站，春花猜測，這應該是周府的小姐和小姐們的丫鬟。

「妳倒是天天來的早。」老夫人擺擺手，讓她起來。

錢氏站起來走到老夫人身後，替她按摩太陽穴，「婆婆昨晚睡得可好？大嫂每日要處理家事，自然忙碌些，難免來得晚。」

「妳倒是好心替她說話，我讓妳幫她理家……」

錢氏進來後，屋子裡那麼多人再沒有別人說話，春花不知道為什麼叫自己過來，只是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四百文……四百文，家裡翻身就指望這個了。

「婆婆妳看。」錢氏笑著一指春花，「難得這丫頭命火旺，兒媳便把她派給三少爺做丫鬟。咱們周府是積善人家，前邊那麼多出事的，兒媳也不好虧待她，就破例讓她做了大丫鬟，還從自己的分例裡每月多撥了些銀錢。」

聞言，老夫人撩起眼皮睨了春花一眼。

春花連忙走出來跪下磕頭，「給老夫人請安。」

春花在來的路上聽薔薇說過，每個房裡的大丫鬟都要讓老夫人過眼，一般老夫人都會叮囑幾句、給些賞錢，得眼緣的會多給些，否則少給些。

春花笑咪咪的等著自己的賞錢，一來就有錢拿，這活實在不錯。

「以後用心伺候少爺。」老夫人慢條斯理的說道。

「是。」春花應的清脆。給多少錢呢？我一定會把妳孫子服侍的好好的。

「行了，下去吧。」老夫人一副倦怠的樣子。

啊，錢呢？春花心裡奇怪，不過很規矩的又磕了頭起身退下，走出院子沒有拿到一文賞錢，春花有些遺憾的回頭看了看，耳朵卻聽到院裡傳來的低聲議論。

「三少爺他娘不過是府裡大把銀子買回來的，算什麼啊……」

春花不等聽完急匆匆走了，她雖然小，卻是七八歲就能一個人在幾十里地賺錢的女孩，做事從來都有一桿秤。

她來周府是為了賺錢，如今有機會就要牢牢把住。

周清貞的屋子用木隔斷做了一個小套間，套間裡只有一座炕、一個衣櫃，套間外就是正屋，對門靠牆是一張八仙桌、兩把靠背椅，春花每次都把飯擺在這裡。一邊窗下是書桌、椅子，另一邊靠著套間是臉盆架。

春花昨天跟周清貞說了，今天給他收拾屋子，因此春花一回來就忙碌起來，先把周清貞的髒衣服都拿出去洗——漿洗院她可不敢指望，都給泡壞了。她還在琢磨著該怎麼開口，把泡在那裡的衣服要回來呢。

春花把衣服端到花園東南角的水井旁，這兩天，她都在這裡打水。

劉婆婆遠遠的端著衣服過來，就看見昨天認識的春花在井邊，她的腳步頓了頓，猶豫了下來看看四周，這一片算是僻靜處並沒有人在，她捏了捏盆沿，向春花走過去。

「劉婆婆也來洗衣裳？」察覺到有人來，春花轉頭去看然後立刻漾起笑臉，一邊說一邊把自己的洗衣盆往旁邊挪了挪。

劉婆子有些僵硬的放下自己的木盆，「春花給三少爺洗衣裳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春花笑得一片明媚，然後又收起笑容，有些憂慮的問道：「是不是少爺的衣裳一定要送去漿洗院？」

「主子們的褻衣都是自己院裡的丫鬟洗，其他的看個人，都行。」劉婆子一邊說，一邊有些氣喘的蹲下。人老了，腰腿發硬，再加上發胖，蹲下去有些艱難。

春花站起來，把自己坐的石頭推過來，「劉婆婆坐這個，我剛從旁邊搬來的。」劉婆子也沒客氣，一屁股坐下，「哪裡搬來的搬回哪裡去，要不然管事知道了會罰。」

「謝謝婆婆提點。」春花笑咪咪的蹲下繼續搓洗。

劉婆子把自己的皂莢遞一個給春花，「等月初領了香胰子、肥皂團，妳就有東西洗衣服了。還有澡豆……就是不知道能發到你們手上不。」

「早豆是什麼豆？」春花把皂莢砸爛泡到水盆裡，手上沒閒著，嘴裡也沒停，「吃的？」

劉婆子笑了，「真是鄉下丫頭，澡豆是主子們洗澡用的，豆粉一樣的東西，洗了之後，身上又香又光滑。」

「我本來就是鄉下丫頭。」春花毫不介意，笑咪咪的說：「不過香胰子我知道，洗了身上也是又香又光滑。」那還是馬玉娟她娘用過，然後在滿村的婦人面前炫耀。

「這裡香胰子都是給主子洗褻衣用的，沒見識的丫頭。」

春花聽了，笑嘻嘻的不說話，覺得這些東西都跟自己的日子沒關係。

劉婆子猶豫了一下又說道：「要是沒領到妳可別問，更別說是我給妳說這些東西的。」

蹲著到底難受，春花左右看了看，又跑到不遠處搬過來一塊石頭坐下，「劉婆婆放心，我知道妳是好意提點……」她低頭繼續洗衣裳，聲音低了些，「我們村也有後娘，我不傻。」

三少爺就是那地裡黃的小白菜，自己是小白菜的小丫鬟，春花明白自個的處境。不過再抬起頭春花又是一副笑嘻嘻的樣子，「我是來做丫頭的，老實幹活掙我的錢，別的，不是我這丫頭能管的。」

「哎，是個心眼明亮的丫頭。」劉婆子笑了一下便不再說話，把自己的衣裳放到青石井臺上，掄起棒槌，「砰砰砰」的砸。

看著老人彎腰著實不易，春花開口，「劉婆婆，妳才幾件衣裳，要不放著我幫妳洗？」

「沒事，老胳膊老腿的就得常動動。」劉婆子瞄了一眼春花盆裡的，「妳那些都是春秋的厚夾衣，倒是不好洗，綢料也不能上棒槌。」

確實不好洗，吃水更沉，春花抬起胳膊抹了把額上的汗珠，「不能上棒槌，那用腳踩沒事吧？」

「主子的衣裳拿腳踩？」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這丫頭的膽子也太大了吧，這也叫老實？劉婆子忽然有些擔心春花。

那就是可以了，春花脫掉鞋、挽起褲腿，站在盆裡使勁地踩，「三少爺的單衣都快在漿洗院泡壞了，水都泡臭了呢。」

「哎……」劉婆子歎息不語，只是把自己的衣裳翻了個面，又繼續「砰砰砰」的砸。

「婆婆，妳說我直接去把衣裳要回來自己洗，能成不？」

「成是成，只是漿洗院的陳嬾嬾怕是會埋汰妳幾句。」

那就行，春花又想起另一件事，從盆裡出來，赤腳蹲到老人身旁，「婆婆，能不能麻煩妳幫三少爺洗個澡？」

「啊？」

看著老人不理解的神情，春花急忙解釋，「不會很辛苦的婆婆，我燒好熱水，婆婆只要幫三少爺搓搓背就行，三少爺左手傷了，不好自己洗。」

「可是給少爺洗澡不都是大丫頭的事？」

「什麼！」春花驚的差點摔倒，「不是奶娘給洗的嗎？」

「不會沒人告訴妳大丫頭的職責吧？」劉婆子恍然明瞭。

接下來的時間，劉婆子這樣那樣的告訴春花，大丫頭都要做什麼……

春花聽得眼睛發直，給少爺洗澡算什麼，還要和少爺睡在一個屋，伺候少爺吃、伺候少爺穿、幫少爺管銀錢……

「這不是丫頭，這是老媽子兼媳婦吧？」

春花直呆呆的傻話，逗得劉婆子從心裡笑出來，「哈哈，還真是，少爺們的大丫頭最後多半都是通房丫頭。」

「通房丫頭？」那是什麼？春花滿臉疑惑。

劉婆子歎了口氣，可憐，這丫頭走了什麼運，啥也不知道就做了大丫頭。她打起精神解釋，「論理，妳們這些活契的女孩，最多做到小丫頭，一個月兩百文。」

春花點點頭，這個事王氏曾說過。

「貼身伺候的大丫頭每月三百五十文，但必得是府裡的家生子或者簽了死契的……」劉婆子頓了頓，有些猶豫該怎麼繼續說下去。

春花又點頭，一雙清澈的眼睛好奇的看著劉婆子。

小姑娘明亮的眼睛，讓劉婆子心一橫，速戰速決道：「妳在府裡看，凡是被稱作姑娘的大丫頭，都是男主子的屋裡人。」

屋裡人？

「就是陪男主子睡覺的。」

哦，春花想，那芍藥姑娘就是通房丫頭了。

果然劉婆子接著說：「那天領妳認路的芍藥姑娘，就是二老爺的屋裡人，可惜三少爺才八歲，等他長大妳都該出府了。要不然將來做了少爺屋裡人，有個一男半女，做到姨娘也是妳的造化。」

劉婆子說完起身去井邊打水，準備最後清洗，身後卻忽然傳來春花清晰堅定的聲音——

「我才不做什麼姨娘！」

春花在村裡、鎮上，沒聽過大戶人家還有屋裡人這一說，可是姨娘卻聽人講過。

「我是要堂堂正正嫁人，做正頭娘子。」

劉婆子被春花響亮的聲音嚇了一跳，心裡卻笑春花不知深淺，就算三少爺現在再可憐，也是二房嫡長子，將來二房都是他的，春花這樣的鄉下小丫頭，要是能被收房做了姨娘，那得是走了天大的好運。

春花不管劉婆子心裡怎麼想，她忽然發現一件很嚴重的事，大丫頭要和少爺睡一個屋！真要這樣她還有什麼名聲可言？

這可不行，她是很想掙錢幫家裡翻身，可是有些錢能掙，有些錢不能掙，不過四百文一個月她也沒打算輕易放棄。

周清貞中午回來的時候，發現院牆外放了四把高背椅，椅背兩兩相對，上邊各架著兩根長棍子，他這些日子穿過的厚夾衣全都洗好晾在上邊，甚至他送去漿洗院的單衣，也洗乾淨晾在上邊。

周清貞微微側頭嗅了嗅自己的肩頭，有點發臭的酸腐味，不過如今能穿乾淨衣衫了，他心裡有些輕快。

春花端了椅子坐在正屋門前，看見三少爺回來便蹭蹭走到他面前站住。

周清貞面無表情地往旁邊讓讓，春花也跟過去繼續擋住路，「少爺，我有些事要跟你商量。」

之所以不再稱呼三少爺，是因為劉婆子說自己院裡的主子，不能按排行稱呼。

春花低頭盯著一直平視前方的周清貞，說：「我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將來還要清清白白嫁人，不能跟你睡一個屋裡值夜，也不會給你洗澡。」

周清貞的神情沒有任何變化，他還是目光平視前方，又往旁邊讓了讓。

春花橫挪兩步擋住他，「我知道這樣對你不公平，可是我會加倍對你好。」

你要怎麼加倍對我好？周清貞再次往旁邊讓，他想要回屋，太陽底下真的好熱。

春花第三次蠻橫的擋住路，「你說話啊，我知道你不是啞巴。」

「嗯。」周清貞抿著嘴從嗓子裡發了一聲，心想，看來這傻丫頭還沒有接到繼母什麼指示，還有這火爆性子……

周清貞同意了，春花提了半天的心落到實處，臉上綻開明快的笑容，「少爺屋裡請。」一邊說一邊麻利的讓開路，發現椅子還擋在門口，連忙把椅子挪回屋，放到八仙桌旁。

「少爺先請坐，奴婢去幫你打水洗臉。」

春花熱絡的到廚房打回一盆熱水，放到盆架上，然後一邊給周清貞挽袖子，一邊積極解釋，「天熱用熱水洗，完了可涼爽了。」

周清貞伸出一隻胳膊，然後換一隻胳膊，方便春花挽袖子，最後把手放到水盆上。

春花先捉住他的左手看了看，「香油好使吧？今兒個比昨天好了許多。」

周清貞照舊一臉漠然，不過心裡浮現一個詞，前倨後恭。

過了兩三天春花覺得總算是安頓下來，每天打掃屋子，按時去領三頓飯再沒別的

事，要是日子天天這樣過，這八年就太舒服了。

這一天早上周清貞吃完飯，又不知道去哪了，春花也不過問，收拾好自己換下的衣褲去井邊清洗。

花園裡的劉婆子恰好碰到春花，她抬頭看看日頭，又看看還有空洗衣裳的春花，問她，「三少爺沒有小廝，妳不用給他送點心去？」

「送點心？」

「妳不知道府裡的少爺，早上在學堂都要用些點心？」劉婆子也是奇怪，「這都四五天了，妳還不知道？」

我打哪知道，又沒人告訴我。不過學堂送點心……春花慢慢咧開嘴笑了，自己是不是能假裝小廝，每天跟著三少爺上學去？

哈哈，春花心裡樂得好似開了花兒，問清楚還是去找廚房吳嬾嬾領點心後，就像一隻出籠的小鳥一樣飛走了。

拎著食盒的春花恨不得飛去學堂，可是剛才因為跑得太快，已經被吳嬾嬾訓斥了，只能一步步走。

但這不能影響春花的好心情，學堂！哈哈，反正自己已經身兼四職，就算再兼職小廝也沒什麼問題，哈哈哈哈哈自己簡直太聰明了。

春花一路打聽到學堂，然後看到的情形，讓她的好心情蕩到谷底，王八蛋！

第三章 周家的小可憐

學堂是一個獨立的小院子，進去二十多步是一明兩暗的正房，西邊還有兩間廂房。周清貞被兩個十歲左右的小廝圍著，正房的房簷下站著兩個八九歲的小少爺，正嘻嘻哈哈看著熱鬧。

周清貞的單衣因為在漿洗院泡的太久給泡糟了，春花沒怎麼用力洗，衣裳就爛了，扯出好幾個破口，但春花好歹翻出針線笨拙的給他補了起來，總不能讓他大熱天還穿厚夾衣。

可問題就出在這裡，小廝甲扯了扯縫合的地方，「哎喲，我的三少爺，你穿著補丁衣裳，是想埋汰二夫人苛刻你嗎？」

也許是用的力氣大些，衣服順著縫合處，在旁邊豁開一個口子。

這麼容易破口的衣裳，這群富貴慣了的人還沒見過，小廝乙也扯扯周清貞衣服上縫合的地方，結果不出意外地破口了。

布料實在是泡糟了，一點也不結實，夏天的單衣，不一會就讓周清貞露出胳膊腿上的白肉。

「這個好玩，你們再撕撕看，哈哈。」房檐下看熱鬧的二少爺周清玉拍手叫好。春花趕到的時候，就看到周清貞被兩個小廝推搡來推搡去，渾身上下破掉的布片耷拉著，露出不少白肉，他一慣漠然的表情變成屈辱的倔強。

一旁，周清玉拍手笑得十分開懷，「再撕，再撕，給他撕出一身花兒，看他今天怎麼出學堂。」

撕你娘！春花滿胸的怒火，提著食盒便衝了過去，一盒子砸開小廝甲，轉身推倒小廝乙，騎到小廝乙身上，提拳就往他臉上捶。

這裡不是安樂村，春花知道自己肯定鎮不住另一個小廝，所以下手一點都沒客氣，否則她要吃虧。

果然，小廝甲愣了一會，立刻過來撲倒春花。

春花是誰？打遍安樂無敵手，被人撲倒後順勢一滾抬腿往後踹，然後利索的翻身起來提腳就踢。

這些小廝雖然都是奴才，但跟著少爺也和半個哥兒差不多，說句不客氣的，吃住都比周清貞好，哪裡吃過這樣的虧，而且春花那衣裳、那架勢，一看就是新來的小丫頭，兩個小廝動起手來便沒有半分顧慮。

「啊——我跟你拚了！」被踢的小廝甲抱住春花的腿，把春花掀翻在地，小廝乙也合身撲上去。

就算是兩個，春花也不怕，所謂「一力降十會」，更何況這些小廝手上還不就是兩下子，春花連撕帶踢弄倒一個，然後翻身騎到另一個身上，屁股一抬，用全身力氣坐下去。

「啊——」小廝乙被坐的兩頭往上翹，嗓子喊破了音。

「幹什麼呢，翻天了？」忽然院門口傳來一個小少年的怒斥聲。

「大少爺來了，還不住手！」隨後是另一個少年的聲音。

小廝甲和小廝乙停下撕扯春花的動作，連忙告狀，「大少爺，不知道哪來的瘋丫頭，撲上來就打小的們，大少爺要給小的們做主。」

春花從小廝乙身上站起來，轉頭看向院門口的人，一個十三四歲、身穿華服、五官周正的少年正雙眉擰起直視這邊，另一個十四五歲，看樣子是大少爺的小廝。房檐下，被這生猛一幕嚇傻的二少爺周清玉急忙跑到周清遠面前，一臉急色，還有些驚恐，「大哥、大哥，這丫頭太瘋了，見人就打。」

周清遠沒有理會自己的弟弟，背著手，冷眼看向春花，身上的衣褲滾得全是土，扯得歪七扭八，一個羊角辮散了大半，唯有一雙眼睛明亮的直視自己，沒有半分慌張。

一直在旁邊觀察的周清貞上前一步揖手，想要解釋，「大哥……」

春花一把拉住周清貞，把他塞到自己身後，扯扯衣襟，雙手合於腰間，右手在上，手心向內，微微屈膝俯身，聲音清脆地道：「大少爺萬福，奴婢是二夫人派給三少爺的大丫頭，叫劉春花。剛才來給三少爺送點心，卻見那兩個小廝欺負我家少爺，把二夫人給我家少爺做的新衣服撕得破破爛爛。」

春花站起來仰著脖子，蔑視那兩個小廝，「知道的說是孩子們貪玩，不知道的還不得說我們夫人，虐待我家少爺。」說完，她一雙明目直直看向周清遠，「奴婢想問問大少爺，這兩個小廝這樣壞我家夫人的名頭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

周清遠背著手走進院子，往春花身後的周清貞瞟了一眼，露了好多肉，確實有礙觀瞻，「妳先回去給三少爺拿身換洗的衣裳來。」

「是。」春花屈膝，然後回身拉起周清貞的手，走進學堂裡，「你別怕，在這裡等我。」

周清貞一瞬間心頭湧上很多話，我不怕，妳才該害怕，妳……但最終他只是說：

「妳把頭髮理理再出去。」

「好。」春花笑著應道，不但重新紮好羊角辮，還把衣裳收拾整齊才出學堂。她一路急走，兩條腿簡直來去如風，拿了衣裳給周清貞送進學堂裡，然後自己退出來。

周清遠冷臉問她，「妳不伺候妳家少爺更衣？」

春花規矩的福了福，「奴婢是活契丫鬢，幸得二夫人抬舉才做了少爺大丫頭，但奴婢將來還要出去嫁人，所以很多近身的事情得三少爺自己來。」

幾句話說完周清貞已經換好衣裳出來，春花進去把那團破爛的衣裳裹成一團也抱了出來。

小院裡靜下來，幾雙眼睛都看向十三四歲的華服少年。

周清遠清清嗓子，開口道：「吉祥和富貴陪少爺玩鬧，手下沒個輕重，索性也被——」他又清清嗓子，年齡一般大，兩個小廝被個小丫鬢打得鼻青臉腫，真的很難說出口。

「索性也被教訓過了，這事就算了。」周清遠轉向周清貞，「至於三弟被弄壞的衣裳，我請我娘重做一身新的給你。」他的話雖然是說給周清貞聽，眼角的餘光卻不停的溜到春花身上，看到春花臉上明顯的雀躍才放下心來。

「那就麻煩大伯母了。」周清貞揖手為禮。

安排好周清貞這邊，周清遠又敲打兩個弟弟，「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，竟然縱容小廝大鬧學堂，真不怕母親知道責罰你們？」

周清貞不想看大哥收拾周清玉和周清文，免得他們以後見了自己心下羞惱，又鬧出事情，便帶著春花早早走了。

事情壓到這裡最好，春花也不必受罰，自己也不會成為大房、二房爭勢的緣由。可惜周清貞想得好，事情卻爛在當時站在周清玉身邊、一直沒說話的周清文身上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周清文的姨娘張氏，粉也不擦花也不戴，拉著孩子到錢氏面前，她將周清文一把推到錢氏身前，跪倒在地上扯著帕子，哭哭啼啼道：「就算四少爺是姨娘養的，那也是周家正正經經的少爺……」

錢氏正斜依在貴妃榻上，由丫鬢伺候染指甲，厭惡的看了一眼推到自己面前的周清文。

薔薇在旁邊瞄到主子神情，連忙把周清文拉到一邊，「四少爺見了二夫人怎麼不行禮？這是哪門子大家少爺的做派？」

張姨娘見了，一手軟軟撐地，斜斜的跪坐在地上，仰著脖子，一手扯著帕子輕輕蓋到臉上，越發哭得淒婉。

芍藥瞥見錢氏眼裡的輕蔑厭煩，上前一步，「張姨娘且省省，先掂量下自己的體面。一大早鬧到我們夫人面前，這哪裡的規矩做派？依奴婢看，還是請大夫人來一趟，你們房裡的事你們自己料理。」

「我們夫人只想著一家子和睦，我卻不能眼睜睜看著四少爺受委屈。一樣是周家

少爺，憑什麼三少爺不把四少爺當回事，縱容他大丫頭嚇得四少爺夜裡睡覺都不安穩？」張姨娘又把兒子拉到身邊哭訴，「看這小臉嚇得白的。」聽見這話，錢氏對張姨娘母子的厭惡煙消雲散，差點沒憋住笑出來，她壓下嘴角冷聲吩咐道：「去把三少爺和春花帶來。」

芍藥一路分花拂柳到了小院，小院裡，春花正準備送周清貞出門去學堂。芍藥攔住他們，一臉要笑不笑的模樣，「三少爺，夫人叫你領春花過去。」周清貞心裡「咚」的一聲，臉色白了白，嘴唇微微抵緊，面無表情的對芍藥點點頭。

周清貞發白的臉色讓芍藥嗤笑了一聲，一甩帕子轉身帶路。

春花小跑跟上，笑嘻嘻的問：「芍藥姊姊，夫人叫我們什麼事啊？」

一個鄉下土妞跟少爺是「我們」？不過芍藥也懶得糾正，一樣要笑不笑的睇了春花一眼，「你們做了什麼，自己不知道？」

是昨天打架的事！春花心裡一沉，腳下慢了幾步，落到周清貞身旁，看他更加沉默，春花忽然生出勇氣，她握住周清貞冰涼的手，悄聲在他耳邊說：「別怕，我會護著你的，我比你知道的厲害多了。」

打架嗎？周清貞繼續沉默，目光平靜無波，可是被春花握住的手傳來溫暖的感覺。芍藥領著兩個孩子到錢氏正屋，春花一進屋便聞到一股甜香的味道，這還是春花第一次進二夫人的正屋，屋子很敞亮，牆上掛著美人圖，窗上糊著綠輕紗，窗下的几案上擺著一大盆玉石雕的荷花。

不過錢氏並沒有在這裡，芍藥領著他們繞到博古架後邊，一樣是一間敞亮的屋子，屋裡擺著好幾盆盛開的鮮花，粉的、紅的、白的牡丹開得有碗口大，嬌豔無比，還有一盆火紅的石榴花，錢氏就斜依在榻上，硬生生襯出人花兩相對。

芍藥雙手合在腰間，微微欠身稟報，「夫人，三少爺來了。」

周清貞一臉平靜，垂著眼，跪到地上，春花瞄了一眼站在一邊的張姨娘和周清文，也跪到地上。

「說吧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錢氏斜依在貴妃榻上，看著自己新染的指甲，慢條斯理的開口。

春花不等別人開口，搶先道：「少爺好好的在學堂讀書，二少爺和四少爺縱容自己的小廝欺負他，把夫人給少爺新做的衣裳撕得稀爛。」說完瞪了一眼周清文，繼續告狀，「家裡誰不知道夫人是繼母，自來後娘難當，夫人就是一片心都用在少爺身上，也有那背後挑三揀四的刻薄夫人。他們倒好，讓少爺穿著一身破爛衣裳從園子裡過，知道的不說，不知道的還指不定怎麼排揎夫人呢。」

春花怒視周清文，「不知道我們夫人怎麼得罪了你，四少爺要這樣壞她名聲？」最後她轉向錢氏說得義正辭嚴，「奴婢是夫人特意派去伺候少爺的，有人欺負少爺，奴婢自然要挺身而出，才不負夫人一片苦心。」

周清貞跪在春花旁邊，微微垂頭神色平靜，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也沒人注意他。沒想到這個野丫頭還有一張利嘴，錢氏一邊想著，一邊緩緩勾起嘴角，原來這事

還牽扯周清玉，太好了。

錢氏從榻上起身，吩咐道：「去請大夫人和二少爺來一趟。」說完了去了正屋。

不一會正屋裡擠了很多人，錢氏和黃氏分主客坐在上首，周清遠坐在右邊第一個椅子上，張姨娘、周清文、周清玉站在兩邊，周清貞和春花跪在堂前，還有好些伺候的下人站在自己主子身邊。

「妾身還沒進門，就聽說過大嫂的賢名，怎麼也想不到大嫂會縱著清玉、清文欺負三少爺，這是當我們二房好欺負嗎？」錢氏慢悠悠的發難。

黃氏微微一笑，「小孩子玩鬧那裡說得上欺負？只是我聽玉兒說的有些奇怪，怎麼清貞的衣服碰一下就破了，倒讓我想起一個典故。」

什麼典故黃氏沒有明說，不過錢氏卻暗自惱火，什麼典故？不就是「蘆花絮衣」嗎！

錢氏不甘示弱的開口，「妾身也奇怪，都是府裡發的衣料，怎麼別的少爺衣裳都很結實，到了三少爺這裡一碰就壞？」

錢氏裝模作樣的讓荀藥去查，結果查來查去是漿洗院把周清貞的衣裳泡壞了，錢氏按捺住自己的欣喜，當面嘲諷一通，第二天又告到老夫人面前，奪了漿洗院的管理權。

不過那是後來的事情，現在的情形是周清貞和春花還跪在大堂上，衣裳的事情查明了，不過是孩子們好玩，可四少爺被春花嚇到的事情卻得有人認錯。

錢氏沒有想到這麼件小事能抓到黃氏的把柄，心情好得很，也不想再多看周清貞一眼，只說他不懂友愛兄弟，罰到祠堂反思三日；春花和兩個小廝在學堂大打出手，每人五板子以儆效尤。

一屋子人到廊下，院子裡擺開三條春凳，周清貞垂頭跪在一旁。

打就打，五板子我不怕！春花抿緊嘴唇準備爬到春凳上，扶著板子等在旁邊的胖嬾嬾，卻冷言冷語的吩咐，「解下褲子。」

什、什麼？！春花驚的跳起來，她往旁邊一看，果然吉祥和富貴像死了爹娘般，解下褲子，露出白花花的屁股。

春花急忙後退拉住自己的褲子，「我不，我絕不！」

跪在旁邊的周清貞忽然想起小丫鬢說過，「我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將來還要清清白白嫁人」，清脆的聲音似乎還在耳邊，她卻要面對這樣的侮辱。

周清貞嘴唇哆嗦了下，心裡難過卻沒有一點辦法，他要是求情，只會越求越糟糕。

「妳不什麼不？」胖嬾嬾扔掉板子，伸手抓春花。

春花多靈活啊，腰一扭、身子一閃就躲開了，可是院裡不光一個胖嬾嬾，春花不服管教，其他的丫鬢、小廝便一起來圍堵。

春花左閃右避衝出包圍圈，哧溜哧溜爬上院子裡一棵高聳的香椿樹。

院子裡的人都傻了眼，這不是個丫頭是隻猴子吧？周府這些主僕，第一次見識到鄉下野丫頭到底有多野。

周清遠看著爬到樹上的春花，習慣性的清清嗓子。

錢氏心裡輕蔑的一笑，還真會爬樹啊。

周清貞抬頭瞄了一眼又垂下頭，袖子下的手慢慢攥成拳頭。

春花站在高高的樹杈上朗聲道：「犯了規矩我認罰，脫褲子算什麼羞辱？」

「搬梯子來，反了天了！」樹下不知是誰在叫囂。

春花沒有一絲慌張，清清楚楚的說道：「你們也不必搬梯子來，如果一定要脫我褲子，我就從這裡跳下去。沒道理我一個好人家女兒，在周府好端端沒了清白。」這棵香椿樹有二三十年，長了六七丈高，要真從上邊跳下來不死也殘。

「跳下去死了也罷，如果沒死，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周府門前上吊。」春花冷靜的目光掃過樹下院子的人，清晰的說道：「我劉春花說到做到。」

春花並不是嚇唬人，如果真這樣丟人，她寧可一死。

一院子的人抬頭看那丫頭慢慢撒開左手，只用右手扶著樹幹，在樹枝上站直身體，這要是一陣風過來……媽呀！院子裡的人嚇得大氣都不敢喘。

「光腳不怕穿鞋的」雖然是一著好棋，卻是被逼到絕境拿命搏，周清貞低頭，握緊的拳頭輕輕顫抖。

周清遠看著春花危險的樣子，心差點不會跳，他對自己身邊的黃氏說道：「娘，府裡丫鬟們除了犯姦的，也不必去褲子受罰。」說完不等黃氏回答，周清遠抬頭對春花大聲說：「妳下來吧，原本就不必解褲子，王嬈嬈大概是看妳和小廝們一起受罰，會錯了意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妳先扶好樹！」

春花挪到樹幹邊，兩隻手抱緊樹幹。

周清遠見了從胸口裡舒一口氣，「真的，這麼多人，難道我還能騙妳不成？」

「哼。」春花冷笑，「我也不怕你騙我，真要受那樣的羞辱，我絕不活著，求生不易，求死還難嗎？」

周清遠看到春花下來，一顆提起的心才算落到實處，這丫頭好烈的性子。

「啪！」一板子打到屁股上，春花疼得渾身肌肉緊縮，「啪」的一聲，又是一板子，春花疼得頭往上揚，旁邊傳來吉祥、富貴哭嚎的聲音。

「啪、啪、啪。」又三下過後，春花已是疼得渾身顫抖，她長這麼大，從來沒有這麼疼過，眼裡不由得泛出了淚花。

春花被抬回小院時間不長，小院裡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，穿著夏綢衣裙，鵝蛋臉、秋水眸，看起來溫柔可親。

她淺笑著開口，「我叫金桔，是大少爺屋裡的丫鬟，少爺吩咐我來給妳送點傷藥。」一邊說一邊從袖子裡掏出兩樣小巧的東西，「瓷瓶裡是三七粉，溫水送服；玉罐裡是跌打膏，外用。」

春花趴在炕上揚起笑臉，「麻煩金桔姊姊跑一趟，也替我謝謝大少爺。」

金桔笑了笑，繼續說：「午飯我叫院裡的小丫頭幫妳送來，這兩天妳好好歇著。」

「那三少爺有人給送飯嗎？」

金桔把水碗放在炕頭春花能構著的地方，然後委婉的說道：「便是來這裡，少爺

還吩咐我避著人……畢竟是二房的事情，全看二夫人怎麼安排。」言下之意，有沒有也不是大房能管的。

周府的祠堂在花園東邊，老夫人院子後面，離小院不遠，春花忍著疼痛，抱著兩身棉袍，趁著夜色悄悄摸到祠堂外。

祠堂的院門早已落鎖，春花轉了一圈找到一棵靠牆的樹，先把兩身棉袍披在背上，然後拉過袖子在自己脖子上打了活結，咬牙挺著疼順樹爬到牆頭，再趴著牆溜下去，跳到地上那一刻，身後的疼痛讓春花差點叫出來。

祠堂的院子裡種了些鬱鬱蔥蔥的松柏，夜色裡黑忽忽的，一動也不動，春花貓著腰，只覺得頭皮發麻，顧不上身後疼，三兩下拐到亮著燈的大屋門口。

推開高大寬闊的門，昏暗的油燈裡，春花看見周清貞細瘦的身子，直直跪在牌位前的蒲團上。

「你傻啦！又沒人，為什麼這麼老實跪著？」春花急忙拐著腿過去，拉周清貞起來。

周清貞身子晃了晃，摔倒在地，他爬起來面對牌位跪好，「妳還疼嗎？」

聲音太低春花沒聽清楚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妳很疼吧。」嘶啞的聲音大了些。

春花身後一片火辣辣的疼，她趑趄著，跪到旁邊的蒲團上，「你就算跪死在這裡，我的疼也少不了一分。」

「我陪妳一起難受。」

這話讓春花梗了梗，半晌一把推倒跪著的周清貞，「笨啊，你！」她把棉袍解下來放在一邊，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包遞給他。

「我給你帶了兩個饅頭，還夾了點炒雞蛋。」

周清貞挪動又麻又疼的雙腿坐到蒲團上，並不伸手接，「妳有什麼本事弄來吃的，這是妳自己那一份吧？」

春花肚子確實餓，可那又怎樣？她沒法看著只比順子大一歲的小孩餓肚子，更何況是個挺乖的孩子。

「給你你就吃。」春花把小布包塞到周清貞懷裡，「我答應過會加倍對你好！我娘說過，做人吐口唾沫到地上，也要砸個坑，更何況是說過的話。」

說完，春花就著跪姿往周清貞旁邊挪了挪，輕輕的幫他揉膝蓋，「你說你怎麼那麼一根筋，我在外邊難受，你在裡邊折騰自己有什麼用？」

「心裡好過點。」周清貞一邊低聲說，一邊拆開布包，「抱歉，我沒法給妳求情。」春花明白他的處境，他能從二夫人那裡求到什麼情？不過春花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擔，本身也沒指望泥菩薩過江的周清貞。

「我明白。」

那時候春花抱著必死的決心，她不覺得死有什麼好怕的，她娘說「人活臉，樹活皮」，沒臉沒皮還活個什麼門道。

一個饅頭遞到春花面前，「一人一個。」他輕聲道。

「我吃了菜和稀飯，不餓。」

周清貞也不多話，把兩個饅頭都放在旁邊的布包上，「那都別吃了。」

「哎……你怎麼這麼倔！」春花瞪他。

「我知道妳的飯量，妳也知道我的，這兩個饅頭一人一半，咱們都是六分飽。」

春花吸吸鼻子，也乾脆地道：「行，一人一個。」

昏暗的長明燈，照著供桌上周家列祖列宗的牌位，供桌前，兩個小孩一跪一坐在蒲團上，低頭吃饅頭。

屋裡靜悄悄的，周清貞掰了一小塊饅頭放到嘴裡，「當年我父親要說親的時候，老夫人原本想娶娘家弟弟的嫡長女……」

春花咬了一口饅頭，奇怪的看向他，說這個幹麼？

「我爺爺卻給我父親定了我母親。那一年我舅舅才二十多歲，在省府鄉試中了舉人，看著前程在望。」周清貞又掰了一小塊饅頭到嘴裡，「因此老夫人自來就不喜歡我母親……」

「老夫人的心思可以理解，可這事也不是你娘的錯。」春花點點頭，咬了一口饅頭，就著周府的過往吃得津津有味。

「我三歲的時候就能背出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爺爺愛的不行，便把我帶在身邊教導，常常誇耀給我父親結了門好親，說是外甥隨舅，結果老夫人連我也討厭了。」

春花：「……」

周清貞垂眼，認真的掐了一小塊饅頭，放進嘴裡嚼，「周家出了三百畝良田，千兩紋銀和樊縣四間上好的鋪面做聘禮才定下我母親。舅舅家裡窮，爺爺原本想著，銀子和鋪面能做嫁妝帶回來就行，結果我母親勉勉強強十六抬嫁妝進門，連一百兩銀子都不到。」

春花驚訝的忘了闔上嘴，就算她不知道鋪子值多少錢，也知道一畝好地最少八兩銀子，三百畝得多少銀子？

周清貞慢慢吃慢慢說：「母親因為不得老夫人喜歡，又因為嫁妝憂鬱在內……」

春花咬了一口饅頭沒說話，大戶人家的情形如何她是不知道，但村裡誰家媳婦的聘禮被娘家貪了，那是要遭人恥笑的。

「後來爺爺過世，那時母親正好有七個月身孕，連番煎熬，早產誕下妹妹……可不到一個月便沒了，母親不久也跟著去了。」

春花摸摸周清貞的頭，想了想把他抱進自己的懷裡，輕拍他的後背。

「後來大伯父提起將來分家的事，說是我母親的聘禮要算到父親那一份家業裡。父親本來就只能分到一成家產，母親的聘禮又在一成裡占大半。」

春花默默輕怕懷裡細瘦的小孩，就好像哄順子睡覺那樣。

「父親當然不願意和大伯父鬧僵，可是族裡的長輩都贊同，畢竟母親當年的聘禮太出格，因為這個，我父親對我十分厭棄，大伯父也不待見我。」

長明燈靜靜的燃著，散出昏黃模糊的光。

「繼母是老夫人娘家弟弟的庶女，對這些過往十分清楚，她為了討父親歡心，處處給我小鞋穿。二哥折騰我，是因為當年爺爺常讓他跟我學，他很討厭我。」

「他在學堂欺負你，你們先生不管嗎？」

「昨天先生不在。」

「哦。」

周清貞悄悄伸出胳膊攬住春花的腰，儘量貼在春花懷裡，他不記得自己有多久沒跟人親近過了，他覺得全身暖洋洋，心裡又軟又舒服。

「繼母進門後，發現將來分家後得不到多少家產，就想方設法討好老夫人，她們本來就是姑侄，老夫人也心疼我父親，就零零碎碎補貼二房。」

春花摸摸他軟軟的頭髮，心想一碗水不平，老大老二還不得鬧起來。不過周府老大、老二，還真沒在明面上撕破臉過，一來老夫人的嫁妝有數，二來畢竟百年傳承還有點底蘊。

「後來老夫人想了一個法子，說是怕繼母將來分家不會管事，讓大伯母分些管家權給繼母，說到底就是想讓繼母撈些油水。」

可惜黃氏也不是傻子，直接讓錢氏跟著她學怎麼理事，實權一點都不給。

春花被周清貞靠得有些累，索性把地上所有的蒲團擺在一起，兩人並排躺下，「別怕，我會天天晚上都來給你作伴。」

爺爺在這裡，還有周家的列祖列宗都在，怎麼會害怕？不過周清貞沒有說這些，他蓋著棉袍緊緊挨著自己的小丫鬢。

春花側著身體，舒展了一下疼得發木的腰腿和屁股。

真的好難受，火辣辣的疼痛，一抽一抽的牽扯腰腿，但春花忍著不讓自己表現出來，她發現周清貞是個心思很重的孩子，她不想讓他難過。

可惜她僵硬的動作還是讓周清貞察覺出來，他有幾分沉悶，「是不是很疼？」

春花做出一派輕鬆的樣子，「不疼，大少爺派人送了藥膏來，抹上涼涼的。」就是可惜這會藥效過了。

「府裡二房沒有一個待見我，大伯母倒憐惜我幾分，剛開始繼母折騰我，大伯母還會插手一二，結果繼母說大伯母離間二房母子情分。大伯父本來就煩我，為了這事很生大伯母的氣。」

張姨娘倒是會察言觀色，所以藉著機會沒少討好大老爺，弄得大房夫妻鶯鶯扭扭。

「真要算起來，這府裡也就大哥記得我姓周，是周家子孫，可他也不能管太多，怕張姨娘在大伯父耳邊嚼舌根。」

春花伸出手拍拍他的胳膊，「睡吧，別想了。」

「妳昨天怎麼會去學堂？」周清貞打了一個秀氣的哈欠。

「我啊……」真沒想到會惹出這樣一件事，「我其實是想混著學認字。」

跪了整整一天，周清貞這會有些困了，他耷拉下眼皮，含含糊糊的說：「沒用，這個先生最講究規矩……」其實是有些迂腐。

「要是馮先生還在，一定願意教妳。」

「馮先生？」身後的疼痛還在，可是十歲的春花也慢慢打起瞌睡。

「府裡但凡有下人輕慢、苛刻我，繼母就會想著由頭賞賜，馮先生看不慣，說了幾回被辭退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春花的眼皮慢慢黏到一起。

周清貞挨著春花的胳膊，卻模模糊糊地以為自己在說——「妳別給我出頭，別讓人攆走，陪著我就好……」但這不過是他入夢前心裡想的而已。

高大寬闊的祠堂裡，兩盞昏黃的長明燈把層層疊疊的牌位和房梁照得影影綽綽，供桌前的蒲團上，睡著的兩個小孩相偎相依。

小的那個似乎有些冷，迷迷糊糊往大的那個懷裡鑽，大的那個下意識拉拉棉袍，拍拍小的那個微微呢喃道：「乖……」

Crescent